

彝语岩脚傩傩话的体标记 wa³³和 a³³*

赵小保

[提要] 岩脚傩傩话中 wa³³和 a³³两个标记的句法槽位相同,不能共现。本文系统论述二者的功能。经分析认为,二者应视作体范畴标记,而非语气或时等其他范畴。从二者的对立性质看,wa³³和 a³³或可分别视作完整体和非完整体标记,因为 wa³³用于描述有界事件,a³³用于描述无界事件,该判定依据符合一般类型学理论关于完整体和非完整体的定义。

[关键词] 彝语岩脚傩傩话 体标记 有界和无界 完整体 非完整体

一 引言

体范畴一般指反映事件内部时间结构的语法范畴,诸多文献论述了体范畴的主要内涵(Comrie 1976; Dahl 1985; Bybee 等 1994; Olsen 1997; Smith 1997 等)。虽然这些文献论述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多数学者都区分了完整体(perfective)和非完整体(imperfective)两大类。以 Comrie (1976:25)划分的系统为例,他认为完整体强调的是事件的整体性和完结性,不关注事件进程中各阶段的状态;非完整体描述的是事件处于持续或进行中的状态,不涉及事件的起始点或结束点。非完整体又进一步分为惯常体(habitual)和持续体(continuous),持续体又进一步分为进行体(progressive)和非进行体(nonprogressive)。

截至目前,已有诸多文献讨论过彝语各方言^①的体系统,专门考察体范畴的研究有胡素华(2001)、巫达(2009)、郭亚杰(2023)等,有些专著(马学良 1951:88-90; Björverud 1998:115-116; 李生福 1996:133-135; 王国旭 2020:110-112; 翟会锋 2011:153-157; 许鲜明、白碧波 2013:227-228; 普忠良 2017:71-76; 姜静 2022:58-64; 王战领 2023:99-105)也描写了彝语不同方言的体范畴。

本文考察的岩脚傩傩话属彝语中部方言,位于云南省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糯扎渡镇响水河行政村岩脚自然村,当地彝族自称 lo²¹lo³³-pho²¹“傩傩-支系”。截止目前只有一篇文章(赵小保 2019)扼要梳理过彝语岩脚傩傩话的体系统,不过仍有进一步描写和分析的必要。如彝语岩脚傩傩话有两个体标记 wa³³和 a³³,二者的句法槽位相同,不能共现,并且都能出

*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面向语言生态学的语言接触知识库研究(22JJD740002)”资助。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汪锋老师和李子鹤老师的悉心指导,论文修订过程中李焯老师给出了诸多修改建议。初稿报告时余德江师兄、陈诗梵师妹和冼诗晴师妹提供了不少有益意见,匿审专家提出多条宝贵修改意见和建议,在此一并致谢。文章错漏,概由本人负责。

^① 陈士林等(1985:5)将彝语分为六个方言,包括北部、东部、南部、西部、东南部和中部方言。

现在动词后表达特定的体范畴意义，如例（1）和例（2），如果动词后缺乏相应的体标记（如 wa^{33} 和 a^{33} ）则句子无法完句，见例（3）：

- | | | | | | |
|-----|-----------------|---------------|------------------|-------------|-----------------|
| (1) | ηo^{33} | ϕi^{33} | ζa^{33} | wa^{33} . | 我（现在）有钱了。（之前没钱） |
| | 我 | 钱 | 有 | 完整体:状态变化 | |
| (2) | ηo^{33} | ϕi^{33} | ζa^{33} | a^{33} . | 我有钱。 |
| | 我 | 钱 | 有 | 非完整体:持续 | |
| (3) | * ηo^{33} | ϕi^{33} | ζa^{33} . | | 我有钱。 |
| | 我 | 钱 | 有 | | |

此外，如例（4）（5）所示， wa^{33} 和 a^{33} 也不宜视作陈述式标记，因为它们都可以和疑问标记共现，应当将 wa^{33} 和 a^{33} 视作同范畴的不同成员。赵小保（2019）将 a^{33} 称作“助词”没有明确该标记的功能。

- | | | | | | | |
|-----|---------------|---------------|----------------|-----------|----------------|-------------|
| (4) | ηi^{33} | ϕi^{33} | ζa^{33} | a^{33} | $\eta e^{21}?$ | 你（现在）有钱了吗？ |
| | 你 | 钱 | 有 | 非完整体:持续 | 疑问 | |
| (5) | ηi^{33} | ϕi^{33} | ζa^{33} | wa^{33} | $\eta e^{21}?$ | 你（现在）有钱了是吗？ |
| | 你 | 钱 | 有 | 完整体:状态变化 | 疑问 | |

后文从 wa^{33} 和 a^{33} 在构成体标记时承担的角色、二者与谓语情状类型的组合情况参考二者编码的时制义提出 wa^{33} 和 a^{33} 或可分别视作完整体和非完整体标记。为方便呈现语料，本文将 wa^{33} 标注为完整体标记， a^{33} 为非完整体标记^①。

二 wa^{33} 和 a^{33} 与体范畴的构成方式

岩脚侏侏话表达体范畴的形式有两类：一是 wa^{33} 或 a^{33} 直接出现在谓语后，如前文列举的（1）和（2）。 wa^{33} 或 a^{33} 具体表达的体范畴含义和与之组合的谓语的情状类型相关（详见第三节）。

第二类是谓语后出现相应的体助动词（auxiliary）再加上 wa^{33}/a^{33} 构成“体助动词 + wa^{33}/a^{33} ”结构，如例（6）（7）是 wa^{33} 和 a^{33} 分别和进行义体助动词“ $\eta o^{55}lao^{55}$ ”^②组合的例子。如果体助动词后无 wa^{33} 或 a^{33} 则句子无法完句，见例（8）：

- | | | | | |
|-----|-------------|-----------|---------------------------------|--------------|
| (6) | za^{21} | zi^{33} | $\eta o^{55}lao^{55}+a^{33}$. | 他正在走。 |
| | 他 | 去 | 进行义体助动词+非完整体:进行体 | |
| (7) | za^{21} | zi^{33} | $\eta o^{55}lao^{55}+wa^{33}$. | 他出发了。（他开始走了） |
| | 他 | 去 | 进行义体助动词+完整体:起始体 | |
| (8) | * za^{21} | zi^{33} | $\eta o^{55}lao^{55}$. | 他正在走。 |
| | 他 | 去 | 进行义体助动词 | |

在许多彝语方言中，类似例（8）的句子是非常自然的表述方式，即主要动词加上体助词

^① 本文例句属启发式调查语料，语料皆经核实。除非特别说明，所举例句的参考时间皆为说话时间。

^② 岩脚侏侏话有两个存在动词： $\eta o^{55}lao^{55}$ 和 ζa^{33} ， ζa^{33} 只能充当主要谓语， $\eta o^{55}lao^{55}$ 除了充当主要谓语还能进入“体助动词 + wa^{33}/a^{33} ”结构中充当体助动词。

^③ 岩脚侏侏话中读作 lao^{55} 的音节有一个自由变体 lo^{55} ，本文采用 lao^{55} 形式，下同。

就能表达某类体范畴，例如撒尼彝语（马学良 1951:89）、三官寨彝语（翟会锋 2011:155）、山苏彝语（许鲜明、白碧波 2013:227）、凉山彝语（胡素华 2001:30）和末昂语（郭亚杰 2023:101）等都是用“主要动词+体助词（通常是存在动词）”结构来表达进行体。

岩脚傩傩话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体助动词无法单独表达某一类体范畴（如例（8）所示），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体助动词的语法化程度还不够高^①。这种观点有相应的证据，岩脚傩傩话的多个体助动词都有清楚的来源，例如下面四个体助动词在句子中都能充当核心谓语且其语义没有虚化，包括：存在动词ʔə⁵⁵lao⁵⁵“存在”，完结义体助动词来源于动词tɕa³³“完结”，完结义体助动词 xao²¹借自汉语的“好”，kɔ²¹疑借自汉语的“过”。

结合上述提及的体助动词，现在看“wa³³/a³³”和“体助动词+wa³³/a³³”两种形式表达的体范畴类型。具体来说，“体助动词+wa³³”表达的体范畴有：起始体、状态变化体、完结体和经历体（强调）；“体助动词+a³³”表达的体范畴有：进行体、持续体和经历体。“wa³³”表达的体范畴有：完整体和状态变化体；“a³³”表达的体范畴有：惯常体、将行体和持续体。“wa³³/a³³”和“体助动词+wa³³/a³³”两种形式所表达的体范畴的类型归纳如表 1 所示：

表 1 岩脚傩傩话体范畴的构成方式

体类型	体标记形式	体类型	体标记形式
完整体	VP+wa ³³	惯常体/将行体	VP+a ³³
状态变化体	VP+wa ³³	持续体	VP+a ³³
状态变化体	VP+lao ⁵⁵ _{持续义} +wa ³³	持续体	VP+lao ⁵⁵ _{持续义} +a ³³
起始体	VP+ʔə ⁵⁵ lao ⁵⁵ _{进行义} +wa ³³	进行体	VP+ʔə ⁵⁵ lao ⁵⁵ _{进行义} +a ³³
经历体	VP+kɔ ²¹ _{经历义} +wa ³³ （强调）	经历体	VP+kɔ ²¹ _{经历义} +a ³³
完结体	VP+xao ²¹ /tɕa ³³ _{完结义} +wa ³³	-	-

如表 1 所示，“wa³³/a³³”和“体助动词+wa³³/a³³”表达的体类型有部分重叠，二者都能表达状态变化体和持续体。不过从后文（第三节）可看出，二者的制约条件并不相同，“wa³³/a³³”表达的体类型与相关谓语的情状类型相关，例如当谓语是活动 VP 时，wa³³表达的是完整体；当谓语是状态 VP 时，wa³³表达的是状态变化体。同理，谓语是活动 VP 时，a³³可表达惯常体；当谓语是状态 VP 时，a³³表达的是持续体。与之不同的是，谓语 VP 的性质不影响“体助动词+wa³³/a³³”表达的体含义，整个形式的体含义由相应的体助动词决定，以持续体“lao⁵⁵_{持续义}+a³³”为例，谓语无论是状态 VP 或活动 VP，整个结构表达的都是持续体。例如：

- (9) za²¹ phi³³ ɕa³³ lao⁵⁵+a³³. 他有钱。
 他 钱 有 持续义助动词+非完整体:持续
- (10) za²¹ phi³³ vu³³ lao⁵⁵+a³³. 他拿着钱。
 他 钱 拿 持续义助动词+非完整体:持续

由此可知，岩脚傩傩话表达体范畴的形式有“wa³³/a³³”和“体助动词+wa³³/a³³”两大类，每类都必须出现 wa³³ 或 a³³。需要说明的是，“体助动词+wa³³/a³³”结构中的体助动词不能单独表达某一类体，必须和“wa³³/a³³”绑定使用，因此需将“体助动词+wa³³/a³³”视作一个整体。

^① 匿审专家指出其他彝语方言体助词已经是语法化的体标记，因此可以单独表达某一类体范畴。

此外,表1还可看出,有些体范畴类型只能由“wa³³/a³³”表达,例如,完整体和惯常体。即只用“wa³³/a³³”或“体助动词+wa³³/a³³”结构都无法表达岩脚侬侬话所有的体范畴类型,二者都是表达岩脚侬侬话体范畴时必不可少的手段。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岩脚侬侬话为什么不选择“wa³³/a³³”或“VP+体助动词”来表达所有的体范畴,而是用“混合”的“体助动词+wa³³/a³³”呢?我们认为其原因是因岩脚侬侬话缺乏高度语法化的体标记。

首先,如前文所述,岩脚侬侬话中只有 wa³³ 和 a³³ 是和体范畴相关的高度语法化的形式,体助动词的语法化程度较低,无法单独表达某类体范畴。相较而言,其他彝语方言中能直接出现在谓语动词后编码“有界”意义的语法化标记的数量更加丰富,例如岩脚侬侬话中 wa³³ 出现在谓语后表达的体范畴类型在其他彝语方言中通常有三个或以上独立的形式来表达,试比较,如表2:

表2 岩脚侬侬话 wa³³ 与其他彝语方言体标记的功能对应情况

岩脚侬侬话	三官寨彝语 (翟会锋 2011)	禄武纳苏话 (普忠良 2017)	彝语葛颇话 (姜静 2022)	末昂语 (郭亚杰 2023)
wa ³³	-	已行体: $\chi\theta^{33}/\chi\theta^{21}$	状态变化体: dia^{21}	已行体: $(kuau^{33}) sa^{33}$
	完成体: $kao^{33}/\chi\theta^{21}/\eta\theta^{55}/\eta\theta^{33}$	完成体: lo^{21}/gu^{33}	完成体: fu^{33}	完成体: lo^{33}
	终结体: $thei^{33}$	-	完整体: gx^{35}	结果体: pei^{55}/lon^{31}

换言之,岩脚侬侬话的 wa³³ 需要承担其他方言中用多个独立标记表达的功能。显然,wa³³ 无法同时表达这些功能。这就要求岩脚侬侬话需要通过其他方式来实现,其选择的方式就是让 wa³³/a³³ 和语法化程度较低的体助动词共同协作来区分这些功能,因而构成了“体助动词+wa³³/a³³”结构。如此既解决了缺乏高度语法化的体标记过少的问题,也解决了体助动词因为语法化程度过低无法单独表达某类体标记的问题。

与此同时,根据 wa³³ 和 a³³ 的差异,wa³³/a³³ 与体助动词组合形成的“体助动词+wa³³/a³³”结构表达的语义也会自动分成两类:“体助动词+wa³³”表达的是完结体、状态变化体、起始体和经历体(强调);“体助动词+a³³”表达的是持续体、进行体、经历体。^①那么这两类体标记之间的关系如何?

对比 wa³³ 和 a³³ 出现在谓语动词后表达的体类型差异,参考 Comrie (1976:25) 的划分方式^②,我们认为可以将 wa³³ 视作完整体标记,将 a³³ 视作非完整体标记。换言之,有 wa³³ 出现的这一组体标记(包括“wa³³”和“体助动词+wa³³”两种形式)都可以划分为完整体,这些标记描述的事件和事件的整体性和完结性相关,不关注事件进程中各阶段的状态。有 a³³ 出现的那组体标记(包括“a³³”和“体助动词+a³³”两种形式)则属于非完整体的成员,这些标记描述的事件处于持续或进行中的范畴,不涉及事件的起始点或结束点。总的来说,wa³³ 和 a³³ 在其中是识别某个体标记属于完整体或非完整体的决定性因素,弄清 wa³³ 和 a³³ 对立性质对认识岩脚侬侬彝语的体系统非常关键。

^① 参看表1。

^② Comrie (1976:25) 的具体划分方式介绍见引言章节。

三 wa³³ 和 a³³ 的对立性质：有界和无界

前文参考 Comrie (1976:25) 的划分方式建议将有 wa³³ 出现的体标记成员都划分为完整体；有 a³³ 出现的体标记成员划分为非完整体，wa³³ 和 a³³ 是判定某个体标记属于完整体或非完整体的决定性参考因素。许多亲属语言的研究证明体范畴与谓语的情状类型之间存在密切关联，相关研究成果如羌语 (Huang 2005)、凉山彝语 (巫达 2009) 和白语 (李焯 2021) 等。本节内容结合谓语 (VP) 的情状类型辨析岩脚傩语中 wa³³ 和 a³³ 的具体对立性质，论述时特别借鉴了 Smith (1997) 关于界点 (endpoints) 的定义。

Smith (1997:22) 提出界点的类型包括事件的开始点 (initial endpoints)、完结点 (final endpoints) 和持续段的中止点。某谓语 (VP) 描述的内容如果包含了起始点、完结点或中止点中的任意一个 (或多个) 界点就会使事件产生一个 (或多个) 边界 (boundary)，变成有界事件。Smith (1997:20) 在 Vendler (1957) 的基础上将情状类型分为五种，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具有终结性 (telic)，包括结束 (accomplishment) 和达成情状 (achievement)，二者都有天然的界点。另一类没有或不关涉终结性，状态 (states)、活动 (activity) 和一次性情状 (semelfactives) 属于这一类，这三类没有界点。岩脚傩语的 wa³³、a³³ 与情状类型的组合情况如表 3 所示：

表 3 wa³³/a³³ 与情状类型的组合情况^①

情状类型	天然界点	wa ³³	a ³³
状态	无	±	+
活动 ^②	无	+	±
结束	有	+	-
达成	有	+	-

如表 3 所示，wa³³ 和活动、结束和达成 VP 组合时都很自由，但只能和部分状态 VP 成员组合，组合后的结构描述的都是有界事件。a³³ 只和无界点的状态和活动 VP 组合，用以描述无界事件。总言之，wa³³ 描述的事件至少存在一个界点 (起始点、完结点或中止点)，具体表达的体范畴含义因情状类型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见后文)。a³³ 描述的是无界事件，描述的事件不存在界点，其具体表达的体含义也会受到情状类型的制约 (见后文)。

首先，a³³ 和无界点的状态和活动 VP 组合时表达的体含义分别是持续体 (见例 (11)) 和惯常体 (见例 (12))。当然，表达惯常体的活动 VP 描述的必须是民族/社区文化中可以被称为“习惯”的命题：

- (11) za²¹ phi³³ ɕa³³ a³³. 他有钱。
 他 钱 有 非完整体

^① “+”表示标记 (wa³³/a³³) 能和某情状 VP 的所有成员组合；“-”表示标记和某情状 VP 的所有成员都不能组合；“±”表示标记能和某情状 VP 的部分成员组合。

^② 一次性情状 VP 在岩脚傩语中的表现和活动 VP 相同，此处不单独列出。

- (12) za²¹ a³³ a⁵⁵ kha²¹ tsh⁵⁵ a³³. 他会抽烟。(他有抽烟习惯)
 他 话题 香烟 吸(烟) 非完整体:惯常体

此外,当前文问句询问的是将来事件时,a³³在应答语中和活动VP组合时可作将行体理解。如例(13)(14):

- (13) 问: ni³³ ts³³ a⁵⁵ zi³³ pa³³ e⁵⁵⁻²¹? 你要去赶集吗?
 你 集市 地点格 去 将行体 疑问

- (14) 答: zi³³ a³³/pa³³. 去。
 去 非完整体:将行体/将行体

现在看wa³³的功能。wa³³和有界点的达成和结束VP组合时表达的是完整体。如例(15)(16):

- (15) tsæ³³ væ²¹ tche³³ wa³³. 绳子断了。
 绳子 断 完整体

- (16) ŋo³³ ke³³ zi³³ cyu²¹ ti²¹ tsa³³ kia⁵⁵ wa³³. 我们挖了一条沟渠。
 我们 沟渠 一 条 挖 完整体

和无界点的状态和活动VP组合时则会插入界点,变成有界事件。分见例(17)(18):

- (17) ŋo³³ sæ⁵⁵ wa³³. 我懂了。(我以前不懂,现在懂了)
 我 知道 完整体:状态变化

- (18) za²¹ xinj³³ gu³³ wa³³. 他建好房子了。
 他 房子 建造 完整体

例(17)描述的是从“我之前不懂”的状态变为“我现在懂了”的状态,即结束了前一个状态(没钱的状态),开启了后一个状态(有钱的状态)。此时句子表达的语义不仅包含了前一个状态的完结点,还隐含了后一个状态的起始点,只是这两个界点在时间轴上是重合的。说明wa³³和状态VP组合时插入了界点,使无界事件变成有界事件^①。

例(18)描述的是完整性(totality)事件,wa³³在这类句子中属于典型的完整体用法(Comrie 1976)。以“建房子”的过程进行说明:从准备工作开始(起始点)到盖成一座房子(完结点)包含了很多步骤(包括持续段)，“gu³³(盖)+wa³³”表示在说话时间所有盖房子的步骤都已经完成。句子的语义隐含了起始点和终结点,同样属于有界事件。

总的来说,无论是表示一种状态、一种习惯还是将行事件,能和a³³组合的VP都没有界点。与之相反,有wa³³的句子描述的都是有界事件。

根据事件的有界性特征,Dahl(1985:75)将俄语的动词分为完整体和非完整体形式,他认为完整体关注的是事件是否有终点或停止点,即“有界性(boundedness)”,俄语中这种有界性在选择动词的完整体或非完整体形式时非常关键。参考Dahl(1985)的做法,我们暂将wa³³和a³³分别视作完整体和非完整体标记,不过也需要看到wa³³、a³³与不同情状类型的VP组合时凸显的体意义会有所差异,参见表4:

^① 需要说明的是,wa³³只能和部分状态VP(如“知道、有和看见”等)自由搭配,和另一些状态VP如“喜欢、像、相信、想念、害怕、难受和生病”等组合时则比较受限,其中原因须另文进一步分析。

表 4 wa³³ 和 a³³ 直接位于谓语后表达的体范畴功能比较表

标记	组合形式	± 有界	界点类型	体意义
wa ³³	VP _{活动} + wa ³³	+	起始点+完结点	完整体
	VP _{达成} + wa ³³	+	完结点	完整体
	VP _{结束} + wa ³³	+	中止点或完结点	完整体
	VP _{状态} + wa ³³	+	起始点或完结点	完整体: 状态变化
a ³³	VP _{状态} + a ³³	-	无	非完整体
	VP _{活动(习惯)} + a ³³	-	无	非完整体: 惯常体
	VP _{活动(应答语)} + a ³³	-	无	非完整体: 将行体

综上所述, 无论是其句法性质还是所表达的功能, 我们认为将 wa³³ 和 a³³ 分别分析为完整体和非完整体标记是可行的。

四 wa³³ 和 a³³ 的时制义

跨语言研究发现体范畴与时范畴之间常常存在非常密切的联系(Comrie 1976; Dahl 1985; Bybee 1994 等), 例如完整体和过去时表达的功能非常相近, 完整体标记可能演变为过去时标记, 例如基于羌语的体系统特点, 陈前瑞(2023:62)在 Bybee 等(1994:105)的基础上总结了派生完整体到屈折完整体/一般过去时演变的案例。本节讨论 wa³³ 和 a³³ 编码的时制意义, 以进一步确定 wa³³ 和 a³³ 功能。

(一) wa³³ 的时制义: 相对过去

绝对时制(absolute tense)以说话时间为参考时间。岩脚傩语的 wa³³ 出现的句子描述的必须是先于说话时间发生的事件, 如例(19)。如果事件发生在说话时间之后, 句子中不能出现 wa³³, 如例(20)。

(19) a⁵⁵su³³pa⁵⁵ŋo³³ dzo³³ dzo²¹ wa³³. 刚刚我吃过饭了。
 刚才 我 饭 吃 完整体

(20) *a⁵⁵pa⁵⁵ka⁵⁵ŋo³³dzo³³ dzo²¹ wa³³. *过会儿我吃饭了。
 过会儿 我 饭 吃 完整体

相对时制(anterior tense)以其他句子时间(非说话时间)为参考时间, 这类句子中 wa³³ 能出现在描述相对过去的小句(或子句)中, 如例(21)中虽然事件发生的时间(小句)在将来, 但其在时间参考句(主句)描述的事件之前发生, 句子合乎语法。

(21) a⁵⁵pa⁵⁵ka⁵⁵ŋo³³dzo³³ dzo²¹ wa³³ xei³⁵ le³³ a³³.
 过会儿 我 饭 吃 完整体 ……之后 来 非完整体

过会儿我吃完饭后再来。

结合例(19)和(21), 似乎可以将 wa³³ 视作相对过去时标记, 但这种观点并不准确。Bybee 等(1994:85, 92-93)提出了过去时区别于完整体的两个判定依据, 一是过去时能和进行体共现表示动作在过去时间正在进行, 如“was sleeping”; 二是过去时能和静态性质的谓语(stative predicates)共现表示状态成为过去。从形式组合性质看, wa³³ 似乎满足这两个原

则,例如 wa³³ 和进行义体助动词共现的句子见例(7),和状态谓语共现的见例(17)。然而从语义看并不符合 Bybee 等(1994)的定义。如例(7)所示,岩脚保保话中“ʔə⁵⁵lao⁵⁵+wa³³”的典型用法是描述当下开始发生的事件,强调的是事件的开始点,其编码的语义不是典型的过去进行时。wa³³ 和静态性质的谓语共现时强调的是状态发生了改变,严格来说也不是描述状态成为过去,而是指改变状态的瞬间点发生在过去,并且 wa³³ 也只能和部分状态 VP 成员共现(见第二节)^①。这种分布格局似乎说明 wa³³ 正处于从完整体标记演变成过去时的阶段,但不宜视作纯粹的相对过去时标记。

据此,我们认为 wa³³ 基本功能是描述有界事件,本质上更符合体范畴辖域的功能,不过也要看到 wa³³ 描述的都是发生在(相对)过去的事件,处理成同时表达“完整体-相对过去时”的时-体混合标记也并非不可。

(二) a³³ 的时制义

与 wa³³ 明确编码(相对)过去时的情况不同, a³³ 本身并不指定确切的时制义,句子的时制义由其他因素确定,这些因素可能是体助动词、时间名词、示证标记甚至是上下文语境等。由上下文语境决定的例子已在前文提及,如例(14)描述的是将来事件,其时制义根据前文例(13)得到确定。又如例(22)描述的是现在事件,通过进行义体助动词确定其时制义。相同的句子,如果句中出现了确切的时间名词,其描述的可以是过去事件。如例(23):

(22) za²¹ mi³³ kə⁵⁵ ʔə⁵⁵lao⁵⁵+a³³. 他在挖地。

他 地 挖 进行义助动词+非完整体:进行体

(23) a²¹ni³³nə³³ za²¹ mi³³ kə⁵⁵ ʔə⁵⁵lao⁵⁵+a³³. 昨天早上他在挖地。

昨天早上 他 地 挖 进行义助动词+非完整体:进行体

a³³ 和示证范畴标记共现时,句子的时制义也依赖于示证标记。例如推测示证(inferred) pu⁵⁵to³³a³³ 根据事件发生后留下的客观证据/遗迹进行推测,相关事件通常发生在过去, a³³ 和 pu⁵⁵to³³a³³ 共现时句子描述的是过去事件:

(24) a⁵⁵mə²¹ xo³³ a³³ pu⁵⁵to³³a³³②.

雨 下(雨) 非完整体 示证:推测

应该是下雨了。(语境:看到地面变潮湿了)

测度(assumed)示证标记 maŋ²¹ 的典型用法是描述某事发生的可能性,根据逻辑推理或某事物/某人的习惯进行测度, a³³ 和 maŋ²¹ 共现时一般默认句子描述的是未发生事件。如例(25)。

(25) za²¹ a³³ zi³³ a³³ maŋ²¹.

他 话题 去 非完整体 示证:测度

他肯定会去。(语境:根据我对他的了解)

此外,不确定时间的用于描述常规性/规律性发生的事件时也使用 a³³,如(26):

(26) tɕe⁵⁵ma²¹ zɛ³³-zo²¹ a⁵⁵ niy⁵⁵ kə⁵⁵ a³³. 老鹰会抓小鸡。

老鹰 小鸡 宾格 抓 会 非完整体

^① Bybee 等(1994:92)提出过去时标记能和所有类型的谓语组合,然而如前文(第二节)所言, wa³³ 只能和部分状态 VP 搭配,因此不宜视作标准的(相对)过去时标记。

^② “pu⁵⁵to³³a³³”中的 a³³ 可能也源于非完整体 a³³,不过已经和“pu⁵⁵to³³a³³”固化为一个整体,“pu⁵⁵to³³”无法单独使用。

a³³ 在相对时制中也呈现相同的特征，如例（27）中条件小句描述的是将来非实然事件，例（28）原因小句描述的是已发生的实然事件，小句中都能出现 a³³：

(27) a²¹ka³³pa⁵⁵ za²¹ zi³³ a³³ tao³⁵ ŋo³³ thə³³ zi³³ a³³.
 明天 他 去 非完整体 条件 我 也 去 非完整体
 如果明天他去的话我也要去。

(28) a²¹ni³³pa⁵⁵ za²¹ zi³³ a³³ ne^{21~33} ŋo³³ zi³³ yə⁵⁵ ŋa³³ a³³.
 昨天 他 去 非完整体 原因 我 去 名物化 系词 非完整体
 因为昨天他去了，所以我也去了。

综上所述，a³³ 自身并不编码时制义，句子的时制义通过其他成分确定，显然不宜将其视作时范畴标记，同时这些句子中 a³³ 不能删除，说明在这些句子中 a³³ 凸显的是其体范畴含义，即通过 a³³ 的出现指明相关事件描述的是无界事件。总结来说，wa³³ 既有体范畴功能（描述有界事件）也编码了时制功能（（相对）过去时），a³³ 只有体范畴功能（描述无界事件），二者对立的本质是体范畴功能，而非时范畴。

五 结 语

本文系统介绍了 wa³³ 和 a³³ 两个对立的标记的性质，经分析认为二者最适合分析为体范畴标记，而不是语气或时等其他语法范畴标记。首先，二者都能和疑问助词共现，排除他们是陈述或祈使语气助词。其次，wa³³ 不宜判定为纯粹的（相对）过去时标记，因为其性质不符合 Bybee 等（1994:85、92-93）提出的两个判定依据（见第四节）。第三，wa³³ 和 a³³ 是构成体范畴形式的必要成分，在表达体范畴的两类结构“体助动词 + wa³³/a³³”和“wa³³/a³³”中都必须出现，表明了 wa³³/a³³ 与体范畴的密切关系。进一步分析认为岩脚傩语选择用“体助动词 + wa³³/a³³”结构而不像其他彝语方言用“体助词”的原因是岩脚傩语的体助动词的语法化程度较低，无法单独表达某类体范畴所致，“体助动词 + wa³³/a³³”结构既解决了高度语法化的体标记过少的问题，也解决了体助动词因为语法化程度过低无法单独表达某类体标记的问题。

总而言之，本文认为 wa³³ 和 a³³ 的对立性质和事件的有界性相关，wa³³ 用于描述有界事件，a³³ 用于描述无界事件。参考一般类型学理论（Comrie 1976；Dahl 1985），我们认为可以将 wa³³ 和 a³³ 分别视作完整体和非完整体标记。

参考文献

- 陈前瑞、李纯泽. 2023. 《完整体类型的类型学思考》，《当代语言学》第 1 期。
 陈士林等. 1985. 《彝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郭亚杰. 2023. 《论未昂语的体范畴》，《民族语文》第 6 期。
 胡素华. 2001. 《彝语动词的体貌范畴》，《民族语文》第 4 期。
 姜 静. 2022. 《葛颇彝语形态句法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李生福. 1996. 《彝语南方方言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李 焯. 2021. 《美坝白语的体系统》，《民族语文》第 5 期。
 马学良. 1951. 《撒尼彝语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